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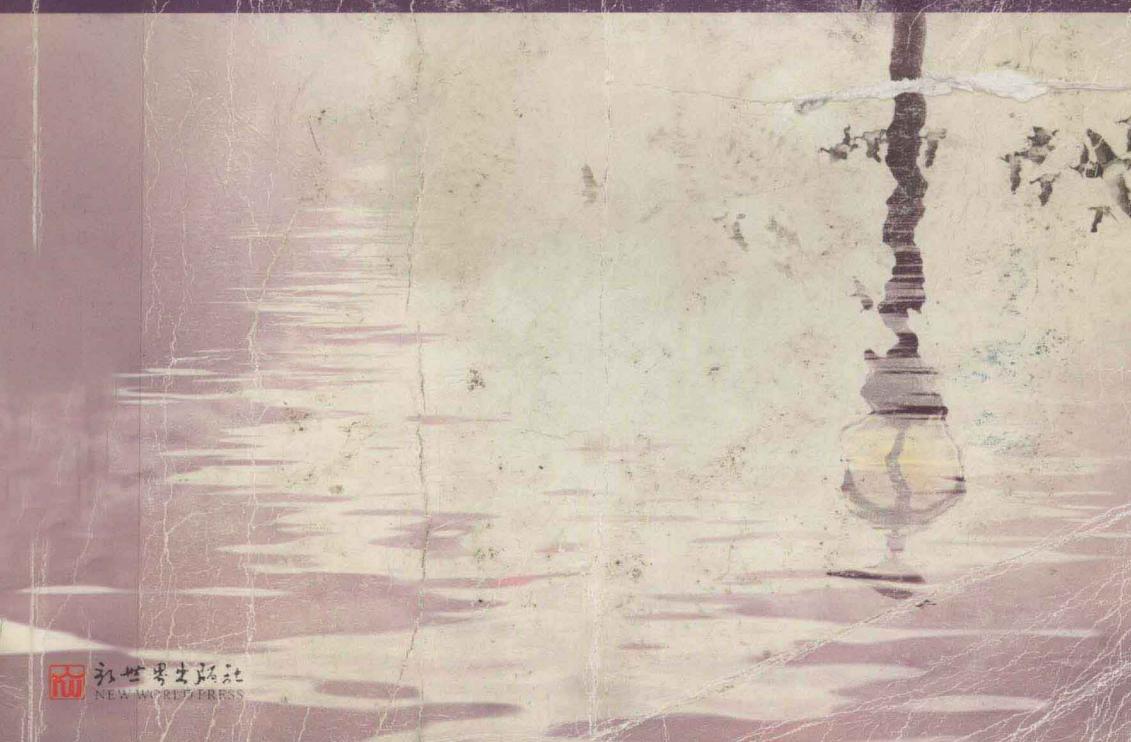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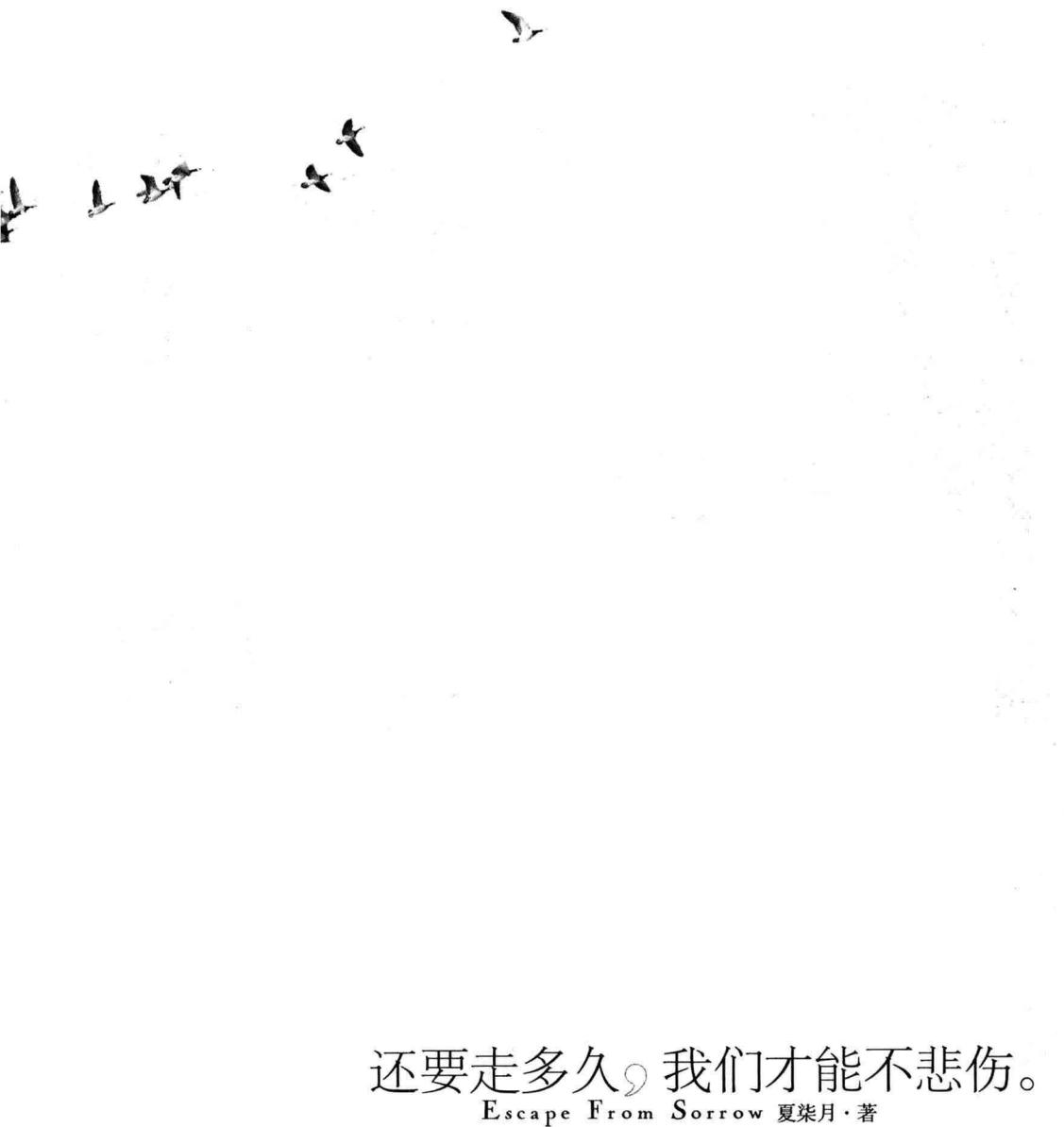
还要走多久， 我们才能不悲伤。

Escape From Sorrow

夏柒月·著

每个人
都有一段悲伤
的秘密
和秘密
和秘密





还要走多久，我们才能不悲伤。

Escape From Sorrow 夏柒月·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还要走多久，我们才能不悲伤 / 夏柒月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104-0523-5

I. 还… II. 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51176号

还要走多久，我们才能不悲伤

策 划：记忆坊图书

作 者：夏柒月

责任编辑：吕 晖 董晓琼

特约编辑：暖 暖 李 晶 刘谢天

装帧设计：80零 · 小贾

摄 影：黄 涛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6306

印 刷：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670×970 1/16

字 数：200千 印张：16

版 次：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0523-5

定 价：25.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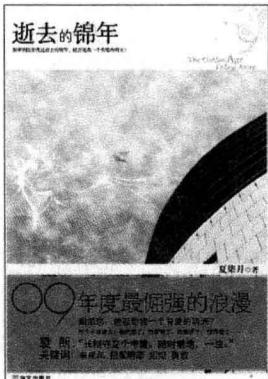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还

09年度最倔强的浪漫

关键词：未成年、招摇明恋、姐姐、勇敢

那个小破孩儿，他明恋了，他邪魅了，他撒娇了，他得逞了……

一场纠葛的姐弟恋，要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有爱的明天？



书名：逝去的锦年

作者：夏柒月

定价：25.00元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4月

这是一部发生在青涩时光青春校园的一段关于成长，关于爱情，关于友谊，关于梦想，关于勇气的青春恋曲，至纯至真、至善至美。

初入家教行列的大二学生余悦一出手就碰到了个棘手的小破孩儿，施展了千般功夫才降服这个年级第二、个性十足、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高三学生——雷拓宇。从此，雷拓宇成了粘着余悦的小尾巴。高考结束，余悦以为终于可以快乐地奔向没有尾巴的幸福日子，谁知小破孩儿雷拓宇以上清华绰绰有余的成绩进入了她所在的学校，接下来，在雷拓宇高调的关怀下，整个学校都知道了余悦有个很帅、很乖、很优秀、很有钱的弟弟。可余悦并不买雷拓宇的账，她依然怀揣着美好的期待喜欢着高中时代的白马王子陈念。但其实陈念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得知余悦的好朋友秦晓辰的家世背景后开始追求晓辰，余悦的一片痴情付诸东流。

随着与雷拓宇越来越多的接触，余悦开始审视自己的感情，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她明白了雷拓宇在自己心中的地位，轰轰烈烈的姐弟恋终于拉开帷幕。

袁朗说：“长相守是个考验，随时随地，一生。”余悦、雷拓宇、陈念都面临着一生一世的考验。一场纠葛的姐弟恋，要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有爱的明天？

冷酷英俊的羽毛球王子&才华横溢貌美如花的麻辣女记者

关键词：青春、都市、时尚、运动、爱情

单细胞VS单细胞

刀光剑影、电闪雷鸣、折腾出了浪漫无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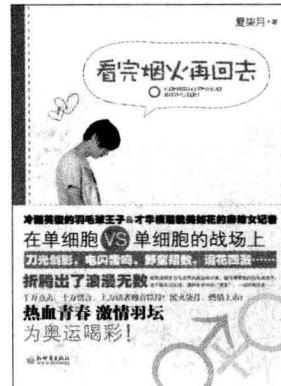
书名：看完烟火再回去

作者：夏柒月

定价：23.00元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年8月



麻辣女记者柳田，一度叱咤体育报足球版块，却被强悍女主编马青赶鸭子上架般扔进了陌生的羽毛球世界。这位连做梦都是小贝向她求婚的铁杆帅哥迷竟有眼不识羽坛顶级选手关傲君、罗超，一上来就因为小熊维尼内裤的曝光与冷酷的关傲君结下深仇大恨，还好有位温柔体贴的罗超不时为她解围，才没被大明星封杀。单纯直率的柳田总是惹来无数麻烦：被同行柳怡利用使得媒体圈乌烟瘴气、间接导致关傲君受伤无缘一队、还无意中引领了一股讨伐国家羽毛球队主帅之风……尽管接二连三闯祸，尽管有那么一点不解风情，老天还是善待这个善良的小柳田，她的真命天子愈见清晰。奥运开始了，这个冷面心热的“关三局”关傲君能否战胜心魔问鼎冠军呢？来看无敌强悍的报社女主编以及羽毛球国家队铁血教练陶永鑫、与陶永鑫是情敌亦是战友的孙明辉、心怀鬼胎手段阴险的记者柳怡来为我们上演的一出出热热闹闹的精彩戏码……

作者夏柒月本身曾经做过体育记者，和中国羽毛球国家队也有着深厚的渊源，该书创作中，她曾详细收集羽毛球比赛的资料，并与这些朋友沟通，所以故事的真实感很强。

姊妹篇

z i m e i p i a n

09盛夏，眼泪女王、校园杂志王牌写手乐小米最新力作
草根式残酷青春第一文。

80后的光荣薄，90后的模范书。

歃血为盟的少年友情：忠诚与出卖
兵荒马乱的年轻情事：恪守与背叛
暴走残酷的青春梦想：坚持与放弃



书名：青城
作者：乐小米
定价：25.00元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8月

有这么一座城，那里有最忠诚的友情，也有最蚀骨的背叛；
有这么一座城，那里有最传奇的爱情，也有最残忍的别离；
有这么一座城，那里有最光荣的梦想最坚持的奋斗，也有最脆弱的放
弃。

个头矮小、相貌平凡的女生艾天涯、略有些结巴的美女叶灵、被乞丐收
养的孤儿海南岛、父亲自小杳无音讯的胡巴，这四个被同学们或孤立或遗忘
的少年成为了情比金坚的好朋友。

冷面少年顾朗是所有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艾天涯、叶灵这对好朋友
也同时喜欢上了他。本是一场少年时代的风花雪月，可一场变故更改了所有
人的人生轨迹。

几年后，主人公艾天涯由一个矮小的女孩子长成了修长美丽的少女，考
入了大学。海南岛与她在同一座城市做生意，胡巴劳教期满，也回来了。在
这里，她们又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遭遇一些新的爱情……某一天，在一个
意外的场合他们又遇到了失散多年的顾朗，尘封多年的少年往事再次开启，
13岁的那个夏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这小说题目有点儿奇怪，谁看见了都莫名其妙。刘翰舟看见的时候就撇了撇嘴问了一句为什么，宋乐天看见的时候更为夸张，龇牙咧嘴地说你小孩家家悲伤什么呀？我说就你这没文化的告诉你你也不明白。他说那你就告诉告诉我试试呗。我说我不告诉你一边儿呆着去。

我猜我要是晚点儿遇上宋乐天，也不至于早早地就饱受爱情的摧残耽误我的青春岁月，没准儿还能遇上一个有志青年什么的，乐颠乐颠当个家庭主妇，享受享受人家说的天伦之乐。可我就这么倒霉，偏就那么早遇上了这个活冤家，摊上了个早恋的名声不说，还白搭上了十多年的青春，熬到了人老珠黄也没实现当家庭主妇的梦想。

[一]冤家路窄

中考那会儿，我十五，虽说不是什么乖孩子，成绩也还过得去。中考那几天恰好赶上我们那儿几年不遇的大雨，记得我那天穿了一条白色长裙，到考场的时候全湿透了。好在那会儿我还是半个淑女，还没学会骂人，不然保不齐就来一句“妈的真倒霉”之类的话，非得吓我爹一跳不可。说起来这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怎么就记得那么清楚呢？也不见得印象有多深刻。哦，对了，肯定是宋乐天那厮在我耳朵根子底下成天念叨这事儿，我才记忆犹新的。

说实话，那会儿我是一心气儿特高的丫头，根本没把中考搁眼里，觉着自个儿闭着眼睛也能考上省重点。第一场考语文，那时候一百二十分满分吧，好像。当时我翻了一遍卷子，觉着自己怎么也能得个一百一。

中考考场里，坐我前头的是一瘦高瘦高的男生，白白净净跟没见过太阳似的，往后传卷子的时候我瞄了他一眼，还挺眉清目秀的。后来考数学的时候，那厮答得飞快，一看就知道是一理科天才。我数学不成，鼓捣了半天，估摸着能得个一百就不错了。

第五场考英语的时候，我刚答了一半，忽然听到他说圆珠笔写不出字了，我抬头看了一眼那厮，细长条像个圆规似的，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杨二嫂”。监考老师想把自己的笔借给他，结果也是写不出字。我当时就在想，怎么你一当老师的，连根儿好笔都没有啊？后来我自告奋勇把多余的笔借给他，他从老师手里接过笔，连声“谢谢”都没说，真不知好歹！

我也不用多说了，明眼人看到这儿肯定能猜出这厮就是我前面说起过的那个“活冤家”宋乐天。要不是开学报到那天在教室里再次见到他，听到同学们的谈话，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个传说中考了总分全校第一、数学满分的人。后来他还嬉皮笑脸地总跟我叨咕，非说我考英语的时候偷看了他的答案，不然考不到一百一十五那么高的分数。

什么跟什么呀，我连我中考考几分都忘了，哪还记得英语考多少分啊？也就这小人，十多年了还念念不忘。

老师任命班干部的时候，选了宋乐天当学习委员，我看着仍然坐在我前头的圆规晃晃悠悠站起来，吓了一跳——他叫宋乐天啊？咋不叫送上天呢？那多吉利啊。这话要是我光在心里念叨也就没事儿了，我偏就给小声嘟囔出来了。宋乐天那耳朵跟狗似的，一下子就听见了，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

我自己知道，我要是能混上个班干部，那肯定是语文课代表，因为除了语文成绩，我在这个班上没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果不其然，我真就当了语文课代表，成了宋乐天手下一个跑腿儿的，一来二去，我们俩也就熟了。后来我一直管宋乐天叫“二嫂”，他反对了几次无效之后，就任我叫了。

我们的语文老师叫刘翰舟，是一刚毕业没多久的小伙子。第一天给我们上语文课时，他来晚了，站门口还没等他进来呢，坐第一排的大牛就冲他喊：“快进来，老师还没来呢！”那会儿刚开学，大家还都不熟悉，刘翰舟一张娃娃脸，怎么看都不超过十八岁。我当时心想没见过这么一号人啊，新来的？

我正想着呢，刘翰舟进来了，怪不好意思地站到讲台上说：“我叫刘翰舟，今年教大家语文课。”一屋子人全傻了。刘翰舟顿了顿，又怪不好意思地问：“请问，哪位同学是语文课代表？”没人吱声。坐我前头的宋乐天扭头大喝：“叫你呢，没听见？”他那一嗓子真叫一个响，跟呵斥他们家宠物似的。我也没顾上回他一句，晃荡着站起来。

“自我介绍一下吧。”刘翰舟和颜悦色地说。

“荆盈。”我说自己名字的时候着实有点打颤。头一天点名让我当语文课代表的时候，点完我的名字我站起来，宋乐天回头扫了一眼，小声嘟囔了一句：“靠，还剔透呢！”这家伙是睚眦必报，之前我说了他一句“送上天”，他不还一句誓不罢休。只是我没想到他这么斯

斯文文一书生模样的人，居然粗口脏话张嘴就来，看来人真的不可以貌相。

“好，下课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刘翰舟叫我坐下，开始讲课。那第一课的课文是什么我早忘了，我只记得刘翰舟那一手字可真够烂的，烂得我都不忍心看。比起宋乐天那一手行书，差了十万八千里还不止。

后来我才知道刘翰舟那年才二十二，刚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我那时候看了不少琼瑶、席绢的书，深受其害，满脑子风花雪月，一肚子浪漫遐想。给刘翰舟送作业的时候，我就时常琢磨着，没准儿能和这小老师擦出点火花来。真是大逆不道，那会儿我才十五啊，就这么多歪念头，给我姥姥知道了还不气得进医院啊！

顺便说一句我姥姥，老太太是清朝皇族后代，算起来也是一格格。我老觉得姥姥比那些个一身珠光宝气的贵妇人都有气质。宋乐天说：“那叫血统，你说你怎么就没遗传点儿你姥姥的高贵血统呐？瞅瞅你，一点儿教养都没有，走哪儿都跟个卖烤地瓜的似的。要不是我捡了你，谁要你啊你说。”

扯远了。还是接着说刘翰舟。

高一第一学期期末，我们教物理的班主任得了脑瘤，需要动手术住院；第二学期开学，有传闻说我们的新班主任是一超级帅哥。我在脑子里搜索了半天也没想出来我们学校哪个男老师能称得上帅哥，等门一开，进来的居然是刘翰舟！

说了一大堆废话之后，刘翰舟又露出第一次来上课时的腼腆神情，“我从来没当过班主任，同学们可别给我出难题，不然以后，男生我不跟你们踢球，女生我不借给你们小说。”

高一那一学期，我就摸清楚刘翰舟那点儿底了，他跟宋乐天一个样儿，表里不一得非常理直气壮，表面上看着都人模狗样的，其实骨子里就是一小流氓，贫着呢。可是这种人上骗得了领导，下镇得住学生，而且刘翰舟似乎也对这一点认识得异常清楚，所以才义

无反顾地投身到教师行列，也不怕辱没了“人民教师”这几个响当当的大字。

同学们显然都是高兴的，尽管大家都在为躺在医院里的前班主任担心，可来了这么一个聊天的时候能跟他开玩笑，踢球的时候能对他使绊，吃饭的时候能让他花钱的小老师，没哪个学生会不乐意。而且说句良心话，刘翰舟是个好老师，他在这方面的确有天赋。在他给我们当班主任的半年内，我们班的成绩突飞猛进，立马进了年级前三，一点儿不含糊。

我跟宋乐天的关系在高一那年毫无进展，因为我一门心思地盼着能跟刘翰舟擦出点什么火花来。刘翰舟夸我作文写得好，大比赛小比赛没有不推荐我去的，我乱七八糟得了一些奖，总蹭他的饭。我们念高一的时候学校还没食堂，刘翰舟就带着我上学校对面的炒面馆吃饭，隔壁班一同学因为老能见着我和刘翰舟在一块儿，有一次就问我是不是对刘老师有意思，我当场口不对心地说：“哪儿能啊，他都老成那样了，我能看上他吗？”

宋乐天跟刘翰舟的关系铁得没话说，跟一个寝室出来的哥们儿似的，这肯定跟踢球的时候宋乐天踢前锋、刘翰舟踢中场有着直接关系。另外这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电脑游戏。宋乐天那时候整天说他以后一定要找一个赵灵儿那样的女孩当老婆；刘翰舟说，宋乐天把《仙剑奇侠传》来来回回打了六遍，就为了看不一样的结局，每次都觉得赵灵儿可惜。当时我有点感动，因为平时根本看不出来宋乐天那家伙还是这么感性的人。我说人家都玩网游，你怎么不弄点儿新鲜的呀？宋乐天不耐烦地说：“没深度！”就不再搭理我了。

刘翰舟问我高二分文理科我准备学什么，我想都没想就说学文，我最烦化学。刘翰舟说你中考化学不是满分吗？我说初中化学老师是一帅哥，不满分对不起他。刘翰舟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心术不正，我没理他。刘翰舟说下学期他还会继续带五班。我知道宋乐天一定学理，保不齐以后还能成个科学家什么的。

高一结束了，我也没和刘翰舟擦出什么火花来。也是，虽然二十四岁的女孩和三十一岁的男人谈个恋爱很正常，可十五岁的女孩在二十二岁的男人眼里，除了是个小丫头片子，就啥也不是了。

本来我真没打算写这么些关于高中的事儿，谁知道一写就收不住了。我想，也许那是我跟宋乐天最初的经历，所以格外珍惜吧。还没写完，还得接着写，各位看官千万别烦，我保证后面有比这好玩的东西可看。

[二] 三个三百六十五天

其实我一向挺尊师重教的，可我对刘翰舟就怎么也尊重不起来，这么长时间，我就从来没正儿八经叫过他一声“刘老师”。后来高中毕业了，刘翰舟让我管他叫声“哥”，我说：“我才不叫呢，你就比我大七岁当得起我哥吗？我们家大堂哥比我大十六岁呢，一边儿呆着去吧你。”刘翰舟连声叹气说世风日下，家门不幸，自己竟然教出这么一个大逆不道的学生来。

高二那年我去了新组建的文科班，宋乐天继续和刘翰舟厮混。那年，刘翰舟涨了一级工资，还得了市教育局的一个什么表彰，宋乐天拿了省里数学竞赛的冠军，稳稳地做着他的年级第一名。

我所在的文科班一共六十来个人，有二十七个男生，这其中也有宋乐天的死党——大牛。大牛个头不高，比宋乐天矮了一截，人憨憨厚厚好得要命。后来每次我和宋乐天吵架吵得天翻地覆的时候，大牛都比宋乐天还急。

我就奇怪大牛怎么就学了文科呢？他理科不比宋乐天差多少啊。大牛说他一直都觉得玩文学特转特浪漫，就想着以后能当个记者编剧什么的。我说那你怎么不玩儿原子弹啊？那玩意儿比文学转多了。大牛想甩给我俩卫生球，可宣告失败——他那双眼睛黑多白少，跟宋乐天

的眼睛有得一拼。

说句跑题的话，宋乐天那双眼睛真是好看得紧，我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词儿来形容那双眼睛。我曾经说过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像天上的星星，宋乐天立马做出掏心挖肺的呕吐状，说：“荆盈我告诉你，你要把我酸死了以后没人娶你。”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这么说了。

刚才说什么来了？哦，对，说大牛。可能一直以来我算是刘翰舟的御用文人，如果去市里参加比赛只有一个名额，那肯定是我的，所以大牛一直都郁郁不得志。我常说刘翰舟扼杀了大牛早期的创作才华，刘翰舟说不扼杀大牛的就得扼杀我的，相比之下他还是更愿意拿同性开刀。

我问大牛是不是因为刘翰舟才去文科班的，大牛说不是，他觉得刘翰舟是一挺好的人，踢球时每次给他使绊他都不吱声。大牛还说荆盈我怎么老觉得刘老师对你有点意思呢？大牛跟刘翰舟不如宋乐天跟刘翰舟那么熟，所以他一直管刘翰舟叫刘老师。我当时正在专注地练习时下风行的转笔，甩给大牛一个白眼，“你有毛病啊？这可是作风问题，瞎说什么啊你。”

那时候我挺爱学历史的，可是成绩老是弄不上去，相反，不爱学的政治倒是成绩奇高。我怀疑我有当政客的天赋，琢磨着以后考个外交学院什么的。大牛的成绩一直比我好，我跟他做了两年的同桌，数学全靠他手把手地带我，不然早挂了。上高二以后我跟宋乐天的来往渐渐少了。

除了教自己的班，刘翰舟还带着我们文科一班的语文课，所以大牛还是没能逃出刘翰舟的魔爪，在我的阴影下屈辱地生活着。

那时候学校里折腾着要搞一个什么艺术节，我们班主任方太（方太方太，方家老太。这外号是大牛给起的。大牛说方太一三十五岁良家妇女，唠叨起来跟他八十岁的奶奶一样）让我写个剧本，排个小品参加比赛。我当场回绝，把这个机会让给了等待伯乐的大牛。

我跟方太说：“方老师，不是我推辞，我真不会写剧本，要不这

么着吧，我写两篇征文给咱班挣点分儿，实在不行我参加卡拉OK比赛去。”方太满意地点点头。

大牛编的一个烂戏，名字叫《路》，说的是五个高中时代的好朋友多年以后不同的经历。我看完首次排练后毫不客气地把它痛贬了一顿，我说：“大牛你真不争气，我好不容易给你争取来这么一机会，你不好好把握，弄这么一出烂戏丢人现眼，知道的是你不行，不知道的还以为咱班没人呢。”

大牛让我这么一说，气得直冒冷汗，哆嗦着说不出话。多亏我顾及大牛的面子当时是把他拉到一边儿说的，要是当着五个同学的面儿，大牛非把我生吃了不可。为了挽回局面，我跟大牛说：“大牛，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这个本子太复杂，咱们不容易拍好，等以后你真当上大编剧，再拍成电影电视剧。可现在不成，你得写一个跟生活贴近的，比如一男生，平时五迷三道的不爱学习，到了考试的时候没辙了，想作弊，再后来良心发现，发愤图强什么的。贴近生活、有观众缘不说，还能得评委老师的欢心。”

大牛听完我这话，不生气了，仔细思考着。老师们的心理我早就从刘翰舟那儿摸清楚了，让他背着学校领导给大牛的小品一个高分也不算以权谋私。我们这群高中生就是爱看一个亲切一个搞笑，大牛的幽默天赋没的说，所以我不担心到时候没掌声。末了，大牛摁了摁我的肩膀，“行，丫头，脑袋瓜儿挺灵。”

大牛的小品大获成功我就不多说了，可我写的那两篇征文其中的一篇竟惹出祸端。

我的那篇征文得了一个二等奖，学校说获奖作品要贴到布告栏里面示众，我那一手比刘翰舟强不到哪去的钢笔字不敢见人，于是托大牛帮我抄一份——大牛的字跟他的眼睛一样，很漂亮，但是比宋乐天还是差点。他答应下来，几天也没动静。到了要交稿的时候我问大牛，那文章哪儿去了，大牛从书桌里掏出来几张纸给我，上面写着端端正正、工工整整的极品正楷，“你写的？”我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上天写的。”大牛不跟着我管宋乐天叫“二嫂”，但他始终记得我当初说的那句“送上天”，多年以来一直叫他“上天”。

在那之前，我从没见过宋乐天写的正楷，真是漂亮，我都舍不得交上去了。一兴奋，就忘了问大牛为什么把文章给宋乐天抄，千山万水的那么远。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小说好看还是宋乐天的字好看，反正我那篇东西前面站的人最多。我有点洋洋得意，大牛过来说：“上天找你呢，在小卖部门口。”

我心里纳闷，宋乐天找我干吗，大牛朝我挤挤眼睛，说去吧，肯定是好事儿。我就去了，看见宋乐天像个电线杆子似的戳在那儿。

“你找我啊？”

宋乐天看了我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你写那小说，是真事儿吗？”

我看宋乐天那一本正经的架势，也没敢怠慢，于是开始转文，说：“创作来源于生活嘛。”

宋乐天沉默了一会儿，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来，“回去看看。”说完他就走了，全然没了当初那个满嘴跑火车的架势。我愣在原地，怎么也没想到那是封情书。

情书很短，是说他一直对我有所钟情，只是不便表达，今日今时才知道了原来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便迫不及待地想将这窗户纸捅破，倒不奢望我做他女朋友，重要的是能为以后的日子留一个等待云云。

我当时不会骂人，感叹词的储备也没现在这么丰富，诸如“我靠”这样的词儿当时的我是不会说的，只是说了一句：“什么呀？”是啊，什么呀？怎么我就跟他有同样的想法了？什么等待？等待个屁啊？我想了想，才想起来刚才宋乐天问我那小说写的是不是真事儿，恍然大悟。

我那小说的题目是《三个三百六十五天》，写的是一个小姑娘中考考场上邂逅一个男孩，后来他们考进了同一所重点高中，两人

情投意合却始终没有道破天机，老师家长甚为欣慰等等等。我晕啊，我那是为了骗奖品、骗加分瞎扯啊，他怎么就当真了呢？他是真傻还是装傻呀？还和他“有同样的想法”，“钟情”，我呸！我什么时候能看上这么一圆规，就算堕落到家了我！我恶狠狠地想着，回了教室。

刚一进门，就发现大牛正笑盈盈地看着我，我狠狠瞪了他一眼，认准了他是这件事的帮凶。

“怎么了？”

“自己看。”我把那张纸扔给大牛，大牛没看。

“我知道是这事儿啊，你不乐意啊？”

“亏你说你自己是文学爱好者，什么叫小说懂不懂？老师没教过你？我告诉你，小说是故事，编的，没有真事儿，懂不懂啊你？宋乐天犯颠，你也跟着发疯。”说完我不再理大牛。

那时候学校里明令禁止谈恋爱，不幸被发现的情侣要被找去谈话，之后的程序是找家长，做思想工作，拆散了才算完。可没被发现的还都在苟且偷生，偷偷摸摸地爱着，以为自己碰上了这辈子最完美、最浪漫、最火热的爱情。

这是公开的秘密，一男一女如果关系太近了就会被找去谈话，我跟大牛就被方太找去过。当时我急得头发都快立起来了，口不择言地说：“方老师您说，我能看上一个儿比我矮的吗？”我这么一问方太还真愣了，最后在我和大牛急赤白脸的声明下，这事儿才告一段落。

我怎么也没想到宋乐天会喜欢我。高一那会儿我跟他光斗嘴来着。我不跟他比学习成绩，我知道像我这种贪玩的人成绩一辈子都比不上又聪明又用功的宋乐天，我就跟他比嘴皮子。宋乐天说不过我，每次都是靠大牛帮腔才能与我勉强打个平手。

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儿打动了宋乐天，我跟他那赵灵儿的标准差得远了去了啊！按说我长得也就一中等水准，属于扔人堆里就找不着那

种，也就我妈觉着我漂亮。那他看上我什么了？

听说我们校花挺喜欢宋乐天的，可这小子不理人家。我想起曾看过的一部小说，叫《圈里圈外》，里面有这样一个形容：“转得跟全国粮票似的。”宋乐天那会儿就是这副德行。听大牛那意思，我好像得受宠若惊一把才算正常，真恶心，他不就是转吗？我用得着犯贱吗？

后来的几天我都没怎么跟大牛说话，大牛问过我那封信的下落，我说要不是看着那厮的字儿好看我早当擦桌子纸了。大牛就没敢再问。

[三] 第四首歌

其实我并不讨厌宋乐天，相反，我觉得他还算是个帅哥，个头儿过了一米八，人也聪明伶俐，冲他这条件，学校里好多小姑娘盯着他，他能喜欢我，我可能还真应该像大牛说的那样受宠若惊一把。可我就烦他说的那句“没想到你也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你追就追呗，什么一样不一样的。哦，我跟你没一样的想法你就不追了啊？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厌烦情绪说白了就是虚荣心在作祟，乐意让人追，不过得是男生百分百主动，唉，相当的表里不一啊！

宋乐天不怎么打扮，看来看去也就那么几件衣服，来回换着穿。我曾经怀疑他们家没钱给他买衣服，可看他那动辄好几百块钱的飞机模型往回买，不像是特困户啊。后来大牛告诉我，宋乐天他爸是一高干，市委的。

我回想了一遍市委里边姓宋的几个总上电视的领导，觉着哪个也不像是宋乐天他爸。我把这想法跟大牛说，大牛说：“你懂个屁，上天有俩姐姐你不知道啊？他爸今年都五十出头了。”他这么一说，我又觉得那几个姓宋的领导哪个都像是宋乐天他爸了。